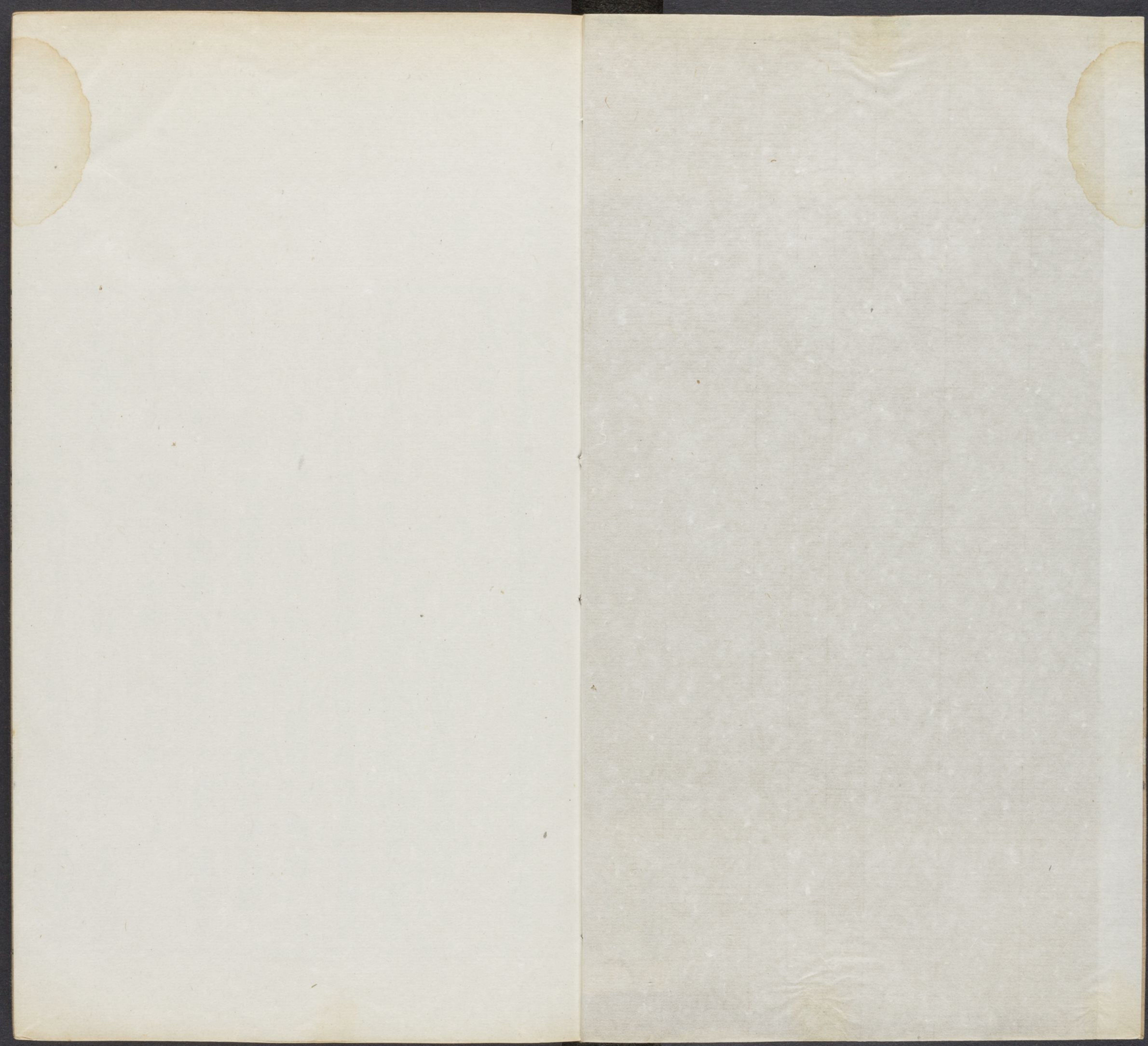


T 9155/0895(5)

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東林年表卷五

具山續錄林林

五聯百壽何出平氣之盛我故世際其盛人多

考今之以自勵題壽者不之入可謂盛矣何月

一氣而請亦以不然非何謂有德有行勤若定家

正氣之極致身及子女不而後德者壽而壽七

十八歲繼父八十四歲次孫始八十歲二祖皆今

八十六歲皆無恙也家信二人皆齡八十

其命查原身天下最日甚一月而不知其家

命人宅子官小君見士人僅履穿衣令則其世婦

巢林筆談卷五

崑山龔煒巢林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五福首壽每因乎氣之盛衰故世際其盛人多壽
考今之以百歲題旌者歲不乏人可謂盛矣卽以
一家而論亦莫不然先曾祖有德有行勤苦造家
正氣滋之候故身及子女下而僮僕皆壽曾祖七
十八歲祖父八十四歲太祖姑八十歲二祖姑今
八十六歲猶無恙也家僮二人皆踰八十

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
給人足乎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

孺皆裘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十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爲豐長夜流酒而不知醉矣物愈貴力愈艱增華者愈無厭心其何以堪我家故貧一絲一粟皆先曾祖勤苦所貽先君每念前勞自奉極薄釋褐時始有真青皮套留以貽後人如新也先夫人挫鍼治紉沒後幾無裳衣之設思之有餘痛焉今薄產無幾不節若則嗟若何如賁之六五猶得終吉乎

里中延名優演劇鄉城畢赴予時惡境橫生興致

都盡兀坐小齋風送歡聲入座亦冷冷楚絕因思樂極之時脫聞壯士悲歌未有不酸鼻流涕樂可生愁愁亦可轉爲樂茲獨不然何歟始悟樂之入人淺愁之入人深也俄而大雨傾注步至溪上一觀見鮮衣華冠者多洗足踉蹌不覺顛爲之解又悟耳目所感亦分同異蓋耳靜目動靜則心不受役動則忽然忘懷也反而書之如有所得愁結亦解時戊辰上巳前一日也

王忠肅公鞠治訟好行贖罪法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財或足以濟其用愚以爲大不然殺人者死

身林筆語 卷五
其法至當若錢可以貸則富豪益橫且使其妻子
忘大仇而利資用滅絕天理之甚先王明罰敕法
以通刑之變金作贖刑蓋指罪之極輕者殺人之
罪何罪而可槩之哉

昔有一富者家饒廩粟時天旱米貴其人左右望
惟恐天之下雨未幾火焚其廩又有以米價問筓
于邑神者自二兩以至三兩連得聖筓又問三兩
以外歛見神怒起卽怖死凡窮貪喪心者未有不
速其殃

閩富人某以奸黠起家一日有估客負重貲避雨

舍旁某艷其貲殷勤爲一夕留客以富室亦不疑
醉而殺之取其金人不知也居無何雷擊其禾某
怒發癡訴神于縣縣令亦恍惚若有所憑竟飭差
差遑遽不知所出聞空中語曰汝奉命拘審耶我
且至差卽解某赴訊某語侵神差作鬼語曰劫財
殺賈屍埋汝家有之乎某色變詞塞令大聲曰天
理昭彰鬼神顯異立往按驗果得屍如生收某致
法王星元云

郝選述其從弟用賓嘗論予只有兩地可以相處
遇則弭筆承明否則碧山紫府點校青瑤矣嗟乎

聲名不出閭巷焉望清華神魄未離腥羶終虞塵
觸欲避衆喙之噂沓早自憐蝸伏無言不謂世眼
之謎睽忽竟有烏衣垂盼

儒家子弟最忌遊蕩近見兒輩頗銳意作文甚喜
但當時存濂溪先生潛伏之說庶無見獵之憂
相公二字宰輔之稱以之稱士人豈以士人讀書
談道有可以爲相之具不妨過爲期許猶之大台
柱卽端揆之意乎近來郡中至以相公稱優人將
毋以登場搬演亦有爲相之時歟則三旦又可居
焉吳人取笑天下往往有此

曇陽子仙去鳳洲先生傳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
誣之誤矣夫神仙之說欺愚易而罔智難飾遠易
而誣近難鳳洲先生以絕人之才負天下之望生
同里閨苟非信而有徵肯稱弟子浼筆墨嘖嘖傳
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湯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
夫世之輕薄浮浪者比也還魂之作不過推極夫
情之至豈真有所指名哉卽使隱有所指安見其
爲曇陽子而發乎卽使爲曇陽子而發僑居誤聽
之傳奇反足信于同里鉅公之傳記乎而况遂昌
必不爲此也吾意牡丹亭之誤人見夫還魂之事

近乎仙太傅適有女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于所謂杜平章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擬議其事以實之負寃二百年莫爲申雪予故表而出之

明初芥視臣僚以非罪寃殺者無算予於魏蘇州觀之獄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聲卽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應有事一經誣奏致賢守才士株連蔓抄雖極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謂何

偶武孟桓眇一目嘗自題瞎牛何居先生致荆門吏目歸居太倉之桃源涇其有取於放牛桃林之義乎

自古慈母非難後母而能慈其前子之爲難也先妣嘗稱方母繆恭人之賢其分財也不以已出存私其訓飭也不以前子引嫌不私財猶好名者可勉不引嫌非無我者不能曩見叔母朱孺人之於其子撫字之非不周也而防閑督責亦不少寬此真所謂不引嫌者而人不察以爲是陵其子矣今母亡未一載其視母在時何如也予是以益嘆母之賢爲不減繆恭人而深爲其子惜也繆恭人瓊守方公國祥之繼室

例以佐律讀律者不可不明例然士大夫居官貴

有特見毋爲例所拘一拘於例則吏得遠稱博引以行其私故官之權嘗輕於吏高文肅云我今日是例

日來披覽書史歷觀用人之道至我世宗皇帝極矣登進不拘一格則懷才者興遷官不以年資則宣力者奮假以便宜然後責其效任事無掣肘之患予以養廉然後責其清外官無虧空之憂以民社爲不可輕政必先於試可以官方爲不可忽法不貸夫貪殘故政舉刑清民安吏戢真可爲萬世法也

先儒曰佛氏爲異端以予觀之正是不異慈悲全乎仁戒律存乎義莊嚴以崇禮定慧而生智功先誠正治心律意馬之馳道在治平現身爲法象之設斬魔有慧劍克之勇護戒如明珠守之固報彰因果賞罰之義昭焉誓度衆生胞與之心切矣推本于無生同源于太極總之務爲過深之論談性與談禪皆妄得其不遠之則學儒與學佛同功向觀西湖圖心隨目注途徑歷歷不啻親遊其境今春泛舟湖上紅花繡堤綠水浮山倚棹哦詩呼僮沽酒又若身在圖中往返半月隨所得多少書

之成湖山記遊一卷此二十年來出神入化之境也

王祁選輒取文選句試予予十答其八九蓋爾時吟誦倍于他書以後自恃已熟一閱數載病中偶憶七發試一背誦格格不能成篇溫習之功庸可廢乎

士至今日而談博學難矣漢當秦火之後儒者蒐羅舊籍殫精畢慮始得以博洽名世自漢以後作者林立卷帙日繁洎乎唐宋不知幾倍于漢矣考之藝文開元四類書凡五萬三千九百八十一卷

唐人自著文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至宋寧宗時積書至九千八百十九部共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又五六百年而至今書籍之富更非唐宋比矣古人當殘斷之餘出蒐討之全力摩以歲年而猶不足今人際浩繁之極分帖帙之餘功稍事涉歷而反有餘耶李獻吉不讀漢魏以後書豈是漢魏以後文字不足讀恐亦讀不去耳

初秋氣疾復發小愈卽染時症纏綿累月今屆除矣神氣猶不能當風昨夢中得句云逍遙湖上三春暮潦倒牀頭半歲餘予頻年患病敗意不一今

身林筆談 卷五
春稍開顏秋來又復如此乃知清福造化所吝詩
書管絃之歲月湖山花草之情懷不使人輕易嘗
也已巳除夜書

賀歲至婁東接京信得聘媳凶問予中年得子本
圖早婚忽遭此變不勝悲悼死生命也修短數也
但以深閨失恃得疾增悲醫藥之功不敵寬假涵
齋以 禁廷侍從之身縱極憐愛兒女忙裡豈能
入細用是益不能不戚戚于懷也

伯氏泛觀史傳好以已見論古嘗論五王反正武
嬰當正刑誅先儒之說是已然臣其子而戮其母
於義終未安廬陵昏懦不足以承宗廟宜更立宗
室之賢者然後盡誅武氏旣無母子之難處亦絕
韋牝之再鳴此論甚是

馬翁顛若嘗誦皇經一婢置茶甌其側忽空中作
霹靂聲碎甌如粉急叩之乃從產婦房中出也此
正驗其誠處彼火居家褻置經懺甚多絕無斯異
蓋無知者無所感名故神將亦不示靈顯

時文要細膩端在老諸生內終年帖帖浸入骨髓
四書講義畢竟多看幾句成宏正嘉之文畢竟多
讀幾篇粗看似覺蒙晦細按終有條理然而塲屋

身林筆詒 卷五
弗尚也選家弗收也不知費多少精神歲月聚成一堆不值斤兩故紙亦是可歎

修誌之難難在人物傳黷貨眩勢震名徇情有一于此表章失實文雖工弗善也我邑自方誌後鮮有及者今邑中士復有是舉有力者捐貲能文者修輯且告成矣幸甚顧不知果能絕去四者之病否何輿論之紛紛也

予素持婚嫁不計聘奩之論一夜與朱仲升談次渠述一舊主家起家湖商婦孀而子夭其季女所從受書者奩資可得數千金欲爲予子作伐予時

被酒應之明日酒醒不覺慙然卽詣仲升仲升已歸急寫書辭之會步東書來遂定平原姻事後仲升至極重予不違素論

張思南汝舟同知南昌時寧藩有鶴爲民犬所斃藩府傳令鶴有金牌郡民何得縱犬斃鶴張公判云鶴雖有牌犬不識字禽獸相殘與人何與竟釋民不問他集以此事另屬某官傳之者誤也公崑山人當以崑誌爲信

唐憲宗郭皇后拒中官稱制之請訓武宗以盛天子之事並卓卓可稱后爲汾陽女孫真能不愧先

烈皇家立后擇勲臣有德望之家定是不同漢唐
宋以來歷有明驗

大巡詔下一時供職者如撫憲雅公郡尊邵公真
能善體 聖心不擾而事辦

聖駕幸姑蘇萬民競瞻 天顏充塞 御道 皇
上撤輿衛簡侍從 御龍駒猶恐蹄蹴跪者 溫

旨令起 君民如父子忭舞溢街衢是時晴天倍
朗麗日增輝極似金粟界中放大光明歡喜作禮
之象

有一官造一戲臺轉輪可御綺綵華燈使不風而

搖曳清歌妙舞若駕霧以飛騰以之娛目誠屬新
異一隨 駕大臣惡其技巧禁止痛懲或傳卽金
吾舒公公固賢者宜其得大體如是

去冬恭賦 聖德神功詩百韻及 南巡賦一篇

郡尊邵公稱吳士第一學憲莊公亦蒙批饒有古
澤非苟作者可進督撫兩臺校勘合格因敢于接
駕時恭 進奉 旨交學臣而拙冊竟未 上達

此中殆有數焉諸公一言之譽終亦銘勒不忘
貫酸齋嘗過梁山灤有漁父織蘆花爲被愛之欲
易之以紬者父曰願以詩輸之遂賦詩有西風刮

身林筆談 卷五 十一
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句漁父果却細竟持
被歸所謂伊人猶在葭蒼白露間乎我安得溯洄
從之

傳聞吳縣有農婦素不識字見蛛網飛花忽得句
云蜘蛛也惜春歸去網着殘紅不放飛不知信否
姑誌之

天久不雨炎氣酷蒸且七日矣今夜更甚露坐溪
上水樹無聲火塵翳面雖雲淡淡起而風與雨杳
不可卽前夜夜半叩仲升館門呼與陶嘉月濯清
泉雖熱猶有清氣不似茲之黑暗中但飽飛蚊揮

汗雨也

閏五月十七日下午雷電大作地爲震動予時在
書齋凜凜意村中必有大暗昧事不然何霆怒若
斯也已報繩武堂獸頭落矣庭柱焦矣繩武堂四
房新構辛未六月朔記

日長無所事俛首溫經夜熱不能寢乘涼背史因
思古人經史之學原期實用不揣固陋欲經以經
緯以史作裨政一編構思月餘方握管不覺氣漸
升知舊疾又將發矣遂輟去乃知窮愁著書亦終
屬有福人

身林筆談 卷五
今人於四書五經只解得拈題作文氣味自不相入若肯把經文似時文讀法抑揚婉轉心口相應用意自然深厚出筆自然古雅不佞懶看註疏而於本文則夢寐猶哦不輟也

夫子欲往公山之名有其心而無其事者也佛肸之名祇觸其行道之念意不在佛肸而章語氣迥別匏瓜焉繫最深入玩味按公山弗擾卽公山不狃吳伐魯以語叔孫輒輒諮于不狃不狃持論甚正及使爲率則故從險道使魯知備亡不忘君其人儘有可取其叛季氏安知其不欲張公室也此

夫子所以發興周之想歟

病大劇負痛不止晝夜不合眼者數日矣看來不克支持些小家事內勝任有餘且媳甚能無慮特以子未冠雖娶渾如赤子欲預書數語示之忽又豁然開悟今生已多此一身脫不濟一點靈臺只向東華問消息那顧得許多氣稍平起而書之
兩月前內力勸予延醫予曰時醫看此病必用葠葠貴用度甚艱勉措必增憂憂來藥不效何如靜養以俟日來痛漸減頗涉軒岐書益知此事大不易斷不容以軀命試庸手

身林筆語 卷五 三
仁和侍御錢公嶼沙疏論兩江總督黃公有古臺
諫風烈

凡物不貴重之則不至如求名者把心思智巧都
傾入八股中自然得名求利者把精神命脈都鑽
入孔方裏自然得利樵朽一生名利兩窮只緣看
得時文輕便是上瀆文星看得守錢鄙便是獲罪
財神太甲曰自作孽不可追

春來寒威不減梅信甚遲輒吟花匠礙寒應束手
句蓋望梅甚切矣今早有折一枝來者急洗瓶清
供如夢中遇仙如久濶遇友

尹公復制兩江漕政重肅崑邑馬侯尤奉行之最
善者

癸丑先君之變同年王懷遠先生來弔舉聲長號
久乃收淚慰勉不肖孤者甚至後於先外舅豐城
公喪次見我邑浦高陽亦如之二公可謂篤于年
誼者

浦高陽湘孝子也以丁酉舉人應孝廉方正薦擢
令高陽廉介有守卒於官競傳其爲神或云卽高
陽城隍

有書飽蠹大是可惜予家無藏書所有不及萬卷

輪轉緇閱不熏不曬絕不見有所謂蠹魚者邇年多病稍稍涉獵便苦氣升今日偶有所檢有物從線縫中出學殖荒落此其驗矣

婁東顧行人之執親喪也衰麻不去身膏梁不沾口讀禮家祠終制如一日予表兄葛綿祖之喪其子五載亦蔬食三年五載顧之甥也

五載榜名寅

宋高宗禪授一節能爲太宗之所不能爲賢矣哉以是知和議之成特畏金耳非盡慮欽之歸奪其國也然我終不能不以亡宋斥之者深恨其愈懦愈憤致忠武十年心力廢于一旦議立太祖後者

實始于婁陟明寅亮疏見王明清揮塵錄

侍讀李蘆洲先生與先君同年進士予又壻其女甥致仕歸常思造謁而逡巡未果蓋以先生晚年益任性易侮慢人予又疎脫恐不免受其辭色然素欽其長厚居鄉清介絕俗此等風度何可不一見耶而先生已棄世矣惜哉洗馬公曾賜過便和易近人

太倉有鄉民入城問學中有邵嗣宗其人乎且狀元及第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告之是歲邵下第今壬申恩科邵中會元神言自不謬彼民不知誤

會作狀耳

盧公武詩藿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二語常誦有味

本朝無三元若得解會三元可望李祖惠以解元中會試第二可惜其才實堪之

朱氏有世奴貲饒跋扈幸前令公明訟決數年矣今歲奴子捐監主復鳴官奴不服賄翻前案傳聞有大紳從中轉囑不知謂誰吾願在籍諸公益加慎焉

始衰之年已至多病之身尙存惟是閉戶就閒却

醫勿藥蠹書不蠹物無所伎求捉管不捉錢何來煩惱四紀之司花可友一枝之達士堪模博奕則無爲弗爲管弦雖獨樂亦樂胸藏堊壑邇室若具遐觀枕傲羲軒世味都成古淡白衣無位合加我風月平章青簡方名或似彼烟霞痼癖壬申除夕筆

歲朝遇春久晴遇雨皆吉雨于立春日不知何占打着丁巳頭則主陰濕東作工本全資菜麥雨以潤之尤望日以暄之老農惟時若是禱

春來幾日矣日光微薄冰雪堅凝極目寒雲全無

新象擁爐擁裘猶復寒冷刺骨單薄者將何以禦
之萬里裘固不可得黃綿襖則公共物耳今何靳
之敬奏東皇乞與方便

今午鳥聲喚惺揭帳視之朝曦入牖來矣便有春
和氣象昨欲乞靈東皇竟准其奏耶起而書之

世目唐子畏爲輕薄浮浪人不曾得子畏真身也
子畏年長于衡山傾心讐服其品今之文士能如
此虛心乎家起屠賈輕財好施今之富人能如此
慷慨乎以彼其才稍稍貶節何患奧援無人一跌
不振脫屣流外自重之道得也閒來寫幅青山賣

不使人間作業錢其廉介又如此若夫逆料宸濠
之叛佯狂却聘得聖賢歸潔其身之義尤其生平
卓絕千古者至其爲乞兒爲傭奴爲募緣道士大
丈夫不得志聊寄其情于幻夢之中耳莊周化蝴
蝶可得謂蝴蝶卽莊周耶

溺子敗名甚于廢家家之廢祇蹙其生名之敗不
寬于死

世傳朱子稱秦檜有骨力議岳忠武爲橫此豈情
理中所有耶朱子言舉世無忠義這須正氣忽自
施全身上發出來嘆美施全卽是痛恨賊檜深惜

身本筆言 卷五
忠武處安得有此錯謬語綱目千有餘年之褒貶使天下後世帖然無遺議獨於本朝近事反沒其好惡之公至此耶若理上必無之事而朱子竟有其說又或當時有所憤激作此反語如檀弓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類而紀錄者未之察也嗚呼世無有子之明卽聖言亦不能無疑于後世寧獨朱子然哉

張學憲和正統己未廷試已擬第一以眚目抑置傳臚公自言吾已廢一目又肩厚薄手大小足長短所美而無醜者惟此心耳嘗見有議人得失者

公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其厚道如此今展其遺像酷類今之朱仲升仲升亦名賢後人顧形勉之哉

康熙十二年五月望夜有請仙者乩書湘水道人降又自稱清河故狀元蓋卽學憲張公和也其稱狀元與明初花綸一例皆以始定大魁故耳題詩三絕句錄其第二首云南宮散秩列羣仙縹緲雲山別有天控鶴來歸桑梓地丁公無恙隔人烟

邑傳先安節降乩詩云金川一慟足千秋慙愧綱常竟不留按語氣全不似公詩以是知乩詩或有

靈鬼所托不盡是本人

文人戲筆最足誤人如孔融與曹操書云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老瞞博學有識亦疑其有出若脫去想當然一語後人標新取異便欲據爲故實愚意太白懸紂頭亦是此類不然後世人君所不忍爲而謂聖人爲之耶

兒子從未遠出初應省試不能不一往阻風沙漫洲舳舻相接郡中宋氏叔姪移船頭就柳陰棋于其下崇友拉予看荷花夕陽反照荷淨花明蕭疎四五人科頭握蕉扇委影池塘若繪江上阻風圖

二景絕佳

木鐸信天封人固爲知夫子者然未若晨門之語尤深蓋知其可而爲之士君子同有是心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乃極聖人惓惓于世之苦心言外有多少歎息神情

崑新鄉榜自丁卯至今連恩科四脫矣而薦卷往往倍于他邑亦可怪也太倉辛酉七人已四成進士一會元一會魁一探花皆選入詞林今五魁內一二四皆在太倉之鎮洋南北共雋九人三十里之隔榮枯至此

真林筆談 卷五 六
我邑風俗頗醇但願士多好便是於 皇輿增
長氣色科名稀少要亦地運所驅斗大崑城狀元
六見盛極而衰卽是剝而必復正未可量最可慮
者赤緊占住一貧字貧則難爲工矣
崑山六狀元多以名位顯惟沈修撰坤名位不昌
今亦無有知之者蓋科第以人重人不必以科第
重也

江陰令治漕虐士教官阿令治之時學憲雷公聞
之大怒卽親詣明倫堂開讀學政全書申飭教官
令惶悚謝罪制臺鄂公廉知令不法奏奪其職江
南人士交口頌公聞夢公交代亦極稱是舉士氣
爲之益奮

夜來輒聞追賊聲出視之果有火光無數起滅不
常乍遠乍近踪之絕無影響猶憶壬辰歲暮有僕
夜半叩門云火光燭牕勢若數十人排空而來時
先君居北庄牆卑不足恃急起鳴金大父聞之登
層樓遠眺遙語火漸遠勿怖于是戒僮僕更臥起
夜遂不得安寢至除夜正料理歲事傳言寇至矣
先夫人挈煒等遷入舊宅大父張弓矢以備村人
多耨鋤自衛究亦寂然按之與今所見相類或云

鬼兵或云神火杳渺不必深求

兄子紹基更名籥遂入泮本字大閭欲并易之予曰大呂可

前歲予姊爲昭兒院試求籤于土山廟籤云王路宜遷改前途事業新故園花漸發先折一枝春昭兒本名福基以崑山分入府學皆遷改也故園二字切求籤之人春字切時令漸字先字并爲今歲籥姪兆矣卜公籤靈應如此

闕宮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從周家有天下之後而追溯其規模氣象謂王業實始于此非

謂太王先有剪商之心也楊升菴按說文引詩作戩字解云福也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尤足洗千古之惑

古人文字拘泥字句不得史記西伯陰行善愚意只言商辛忌刻卽善亦不敢顯爲誤看陰字便誣至德

季子然章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亦字打惺季氏冷婉入妙疏作必字便板按語氣不重深許二子

四岳之薦舜曰丞丞又不格姦禹之贊舜亦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自其耕田時已化及頑傲使不

進于大惡而信順矣豈釐降以後反有完廩浚井
之事乎且象卽傲必不敢傲天子之女悖慢入宮
寧有是理耶此與臣堯說均屬野語

陸羅源讀書無別好治家有條理致政歸課子及
孫丹黃不輟昭兒其壻也親之有益

亳州倅顧周士以漕米數上不收憤激暈官倉歸
一夕卒

訓導一官由增附而廩積考三十年無誤得貢貢
又數年得官較他途獨少濫厠 聖朝敬老尊賢
尤當念之

有痘殤而撇棺于野者犬壞其棺則死者闖然出
焉其父負歸竟無恙

農書占驗小暑雷倒黃霉今連旬陰雨溪水浮岸
果驗其占又諺云六月被田無米盛夏太涼不宜
于歲

讀書具特識我於升菴公低頭欲拜矣周禮秋官
有屋誅之文謂如漢世下蠶室之類非謂夷族也
救康成之失正刑書之誤有功經學有裨憲典
有葉某者嘗以攬訟誑重賄訟敗其關說人無辭
于賄者自縊死死而見諸途葉忘其死也與之語

身林筆談 卷五 三
尋滅悸而病且死連呼汝鱣我審之則又女子聲
女子者婁東人死于兄嫂者也其兄嫂將出有支
粟者以屬妹曰無過予反則過與焉詬詈不止女
憤死葉造語壞其聲故亦崇及之葉遂斃
交白露節烝水如沸稻根易腐腐則蟲生理有固
然然不意若此之甚也月初入郡聞府三縣間有
蟲災而我邑禾苗芄芄謂西成可望中秋蟲亦冥
冥起不數日蔓延無旣向之所謂芄芄者一望盡
赤積貧之邑罹此竒災伊誰堪之

天之生財未嘗靳之而亦未嘗不惜受之以節斯
益耳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暴殄日甚而不知返譬
如人授物于人見其鄭重愛護則喜否則施者倦
矣天心寧有異乎

歲大飢民無所恃爲筮之占離之彖辭曰離利貞
畜牝牛吉離者麗也牝牛性順象民也利在守必
得所麗而畜之其 朝廷興發之兆乎筮火漕占
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苛政猛于虎故有
履尾之象不能不愬愬而懼懼而終吉緩征有望
焉或有筮得師之九二者曰王三錫命則 皇維
時其詔恤矣越數日奉 恩旨一切蠲緩賑折諸

大政靡不畢舉如其占

太倉公之如夫人林氏無所出盡棄其膳田爲公整理墳塋更擇一地葬其同侍之娣某氏而營壽壙于其右曰均無子誼合窆其身後所需服物齋賚之費貯一箱授川東公處分并并半年而卒蓋不惟曠達足稱其深識遠慮尤女而丈夫者也東園名勝一朝濯濯不咎子孫之不保咎前人之多事

閱臨桂陳公奏撥米江南疏云江南地廣民稠卽遇豐稔而本年所產猶不足供民食公嘗任江臬

故能深悉其艱今以湖撫追念舊屬惓惓如此此之謂民之父母

明文皇有疾夢二真人授藥疾愈因建靈濟宮封玉闕金闕兩真君卽五代時徐溫子魏王知證梁王知諤也二徐何功德而爲真人耶殆亦劉聰遮須國王之類耳文皇自命英武遽信杳渺之夢爲之建宮崇奉畏死倖生乞靈神鬼不亦取笑後世乎倪文毅岳爲宗伯時斥爲叛臣之裔不肯與祭卸其事于寺官甚有見識

乙亥十一月十一日寅時孫關錫生高王父雲扶

巢林筆談 卷五
公一支又添一代矣於侍御遇仙公爲二十六世
孫爲之誌喜昭兒於其未孕時夢帝君手授予已
預定今名

孫季昭示兒編伊尹放太甲於桐放字是教字應
是篆籀相似之誤審是而成湯放桀于南巢安知
不是封字卽如象封有庫或疑爲放放與封亦自
有誤當時去古未遠猶難考信秦火之後經史殘
缺讀書者須善自理會

歲屆除矣自八月迄今五月間所蒙 聖恩廣博
賢憲承宣及一切被災拯災情事綴出災誌一卷

旣卒業不禁喟然興嘆天之怒民甚矣 皇之愛
民至矣怒民之天不能不愛 愛民之主爲之下
時雪降甘露以應 聖德書曰惟德動天於 今
皇尤信

